

# 《停格中的塑像》

# 桑吉加：在「活的雕像」中尋找野性

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的駐團編舞家桑吉加將帶來作品《停格中的塑像》(Pa | Ethos)。作品於2015年在意大利首演，後在歐洲多次巡演，這次回到香港，則將由CCDC的舞者們作出全新演繹。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攝影：Andrea Gianfortuna 圖片由意大利情迷當代舞團提供



◆投影在人體上繪出格子紋理。

《停格中的塑像》(Pa | Ethos) 2015年在意大利佛羅倫斯的法比加藝術節(Fabbrica Europa Festival)首演。在那之前，藝術節已經邀請過桑吉加為CCDC編作的《那一年，這一天》到Teatro Del Maggio Firenze演出。「那是新的歌劇院，有2,000個座位，是他們第一次邀請舞蹈到這麼大的場地演出。」演出反響熱烈，藝術節遂邀請桑吉加為本地舞團編創作品，找來一起合作的，是意大利情迷當代舞團(Spellbound Contemporary Ballet)。舞團只有9位演員，給的排練時間也只有1個月，桑吉加想起自己曾和香港演藝學院的學生排過20分鐘的《Pathos》，乾脆在這一段的基礎上，再編創一段45分鐘左右的《Ethos》；前者由米蘭戲劇學院舞蹈系的學生跳，後者則由情迷當代舞團的專業舞者演繹，兩段合成整體，就是《Pa | Ethos》。

◆舞者如同運動中的雕像。



◆於2015年首演的《停格中的塑像》，曾11度國際巡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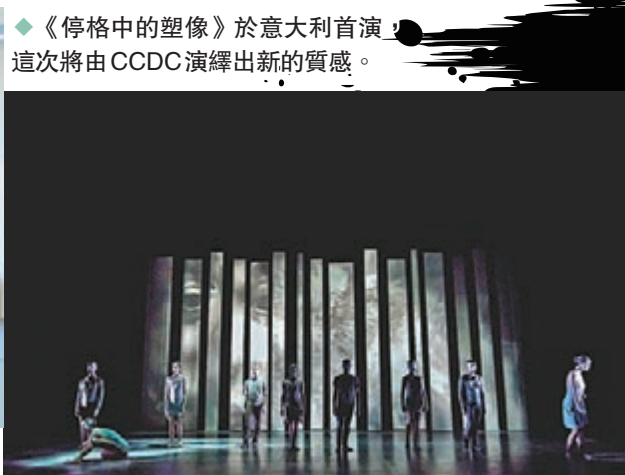
◆桑吉加 攝影：Ma Chi-cheng



◆演出的影像設計有水墨的感覺。



◆北京與香港視訊連線排練。



◆《停格中的塑像》於意大利首演，這次將由CCDC演繹出新的質感。

## 靜待演出歸來

訪問桑吉加時，身在北京的他剛剛完成與香港的視訊連線排練，「排得我眼睛都疼！」他苦笑，排練室中手把手一拉就能心領神會的細節調整，現在要靠眼睛死死盯著幕、用一句句語言描述來進行，「很費勁！」這是疫情下創作的艱辛。而就在文章完成時，香港剛宣布表演場館將關閉至少14天，《停格中的塑像》也被迫取消原本的演期。疫情之下，一切變得難以預測。唯有期待疫情能夠迅速受控，演出能快些回歸舞台。《停格中的塑像》最新演出詳情有待舞團稍後公布。

## 兩段舞作的化學作用

「Pathos」與「Ethos」其實都來自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書中，哲學家提出要說服別人，三要素缺一不可：Ethos訴諸人格，強調信譽；Pathos旨在喚起情感與激情；Logos則講究有理有據有邏輯。桑吉加不是要做哲學的思辨，比起哲人的論辯表達，舞蹈家也許更直覺。創作的過程於他而言更像是不同碎片的碰撞與彙集。曾幾何時留在腦中對Pathos這個詞的點滴印象，在佛羅倫斯看到Power and Pathos雕塑展時被再次喚起，然後在創作中逐漸成為互相對話的舞蹈片段。

「(Pathos與Ethos)兩者間的確有化學作用。」他說，「後來排着排着，發現二者動作發掘的元素有不同，但也有相同的，例如人的接觸、舞蹈動作的各種連接，都有類似的，但也有不一樣。」

若要感性些來想像，Pathos是更為外放的激情，Ethos則是冷靜的覺察與自持。二者用舞蹈來展現，會是有趣的碰撞。當年的版本，學生與舞者的演繹也正好展現出

截然不同的質感。「但這就是有趣的。學生還有點幼稚，但是會很衝，在力量上所有的都是豁出去了的那種勁兒。職業舞者則比較理性，給的時候給你，回的時候會收回來，是在另外一個level上去看。幼稚與成熟，相互之間的碰撞與銜接，會讓人有個期待。觀眾看的時候，剛開始會覺得，這幫人是這樣的，但他們真的要一晚上都用這種力量去進行嗎？結果看到後面發現，哦他們是很有力量，但是會收回來。」

## 創造活的雕塑

舞蹈兩部分的風格和氣質不一樣，但桑吉加說其內在的「勁兒」是一樣。他形容這前段與後段都有種「規矩感」，也許在動作上有衍化與變奏，但貫穿其中的基本調性是一致的。

找到這個「調性」卻也費了好些功夫。「其實當時排完快演出時，我自己特別不喜歡，感覺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氣質，就覺得不該這樣。」桑吉加說。苦惱如何將

舞作重新打亂、完全翻盤的他，有一天和作品的音樂製作人李勁松去喝咖啡，卻意外獲得了靈感。「陽光明媚，我們在意大利的咖啡廳裏面坐着、休息，換一個思路。走的時候看到一個海報，是一個雕塑展，海報上是一個半身古希臘雕塑，非常漂亮，但是雕塑穿了一件T-Shirt，突然好像在向我們說話，不像雕塑，變成人了。那我們這些人能不能變成一個雕塑的樣子呢？」回到排練廳，他嘗試讓舞者將皮膚畫上白色，「有了這個裝扮，好像有了另外一層寓意與語言，讓人期待——這些人是誰？」

舞者變身為活的雕塑，作品的「勁兒」被找到了。桑吉加接着調整，將古希臘雕塑中的野性放進舞作中。「那雕塑的力量有種野獸性。」他說，「古希臘的雕塑不是東方的婉約的、秀氣的，它是奔放的、肌肉型的，胳膊啊腿啊都組成那樣，有那種野獸的感覺。所以想把那個力量上的野的東西展現出來，是動物，是老虎豹子，是男男女女……會變成什麼？」這麼一調

整，作品好像有了氣口，舞台上的舞者、Power and Pathos、活的雕像、動靜之間的野性……「那個勁兒就吻合了。」

這次由CCDC再次演繹作品，桑吉加說還正在與舞者不斷磨合中。西方舞者本身的身體條件與質感，也許天然就與古希臘雕像的質感比較接近，「包括他們的訓練是芭蕾舞，一出來，那個架子，那個感覺，就在那裏了。而我們是當代舞訓練，很多relax technique，當『吊兒郎當』地走出來，好像這個地方不對，那個地方也不對。」他笑，「這需要一個過程，要磨合。最簡單的就是，我們怎麼走？怎麼站？要有這個意識，往所謂的雕塑感去靠近，再包括裏面線條空間的感知，舞者要有自己的認知，這個是需要慢慢去建構的。」

## 投影如同畫筆

舞作使用了大量投影，用桑吉加的話說，是將投影變成燈光來運用，演員的光

區跟着演員不斷遊走，光影的交錯則如同畫筆遊走的筆觸，不斷在舞者的身體上「擦拭」，留下濃淡不一的痕跡。「用brush去擦的感覺，其實是有點藉助東方水墨的感覺。舞者如雕塑，再用這筆觸去擦掉，變成像水墨畫的紋路鋪在地上。」桑吉加說，在和意大利舞團合作時，自己會不斷思考「作為一個亞洲人，你的文化是什麼？你用什麼方式去互動？」這種對水墨的想像正是他希望可以在作品中去結合與嘗試的。

有趣的是，作品的影像設計者是意大利人，從他的視角去呈現「水墨」反而帶出了驚喜。「如果真的讓中國的錄像設計師來做，真的會變成水墨，但是他是意大利人，似乎理解又似乎不理解，磨合中他用他的方式去呈現出來時，很奇怪，是新的東西，舒服的，驚喜的。」當這些光影動態打在塗抹成白色的舞者身體上時，細看會浮現出格子似交錯的紋理，無意識中呈現出特別的質感與效果。

# 敦煌遺音「走出」千年壁畫

敦煌反彈琵琶，鳳首箏篋，敦煌奚琴……舞台上，當音樂大師譚盾親自研製復原的敦煌古樂器與中國傳統民族樂器一同奏響，塵封於壁畫中的敦煌古樂彷彿「活」了起來，揭開昔日絲綢之路的繁華綺麗。

在2021年除夕夜，作為上海大劇院的新年音樂會，上海民族樂團委約譚盾創作的國樂《敦煌·慈悲頌》全球首演，以融合敦煌藝術、東方哲學、當代詩意的民族之音，為愛樂者送上了新年祝福。此版《敦煌·慈悲頌》以敦煌壁畫與民間傳說為故事藍本，分為《菩提樹》《九色鹿》《千手千眼》《禪園》《玄奘東歸》《彼岸》六幕，展現古老絲綢之路上敦煌文化的哲學思想與人文價值。

不同於此前的交響樂版，國樂《敦煌·慈悲頌》在數十次往返敦煌采風學習的基礎上，借鑒融合了敦煌樂舞古譜與唐代宮廷音樂，突出了中國古樂的音色韻味與音律特點。「敦煌壁畫中畫有500多支樂隊，其中148窟中壁畫所展示的超大型樂隊，讓樂隊形成的歷史又往前了一千年。」在譚盾

看來，那些「不鼓自鳴」的敦煌壁畫，畫的是用思想擁抱宇宙，用藝術傳於後人：做人識世、奉獻慈悲、創造人類善良與和平。

在國樂《敦煌·慈悲頌》中，有幾件「不得不說」的敦煌古樂器，對於民樂演奏家們和譚盾本人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與突破。

上海民族樂團二胡演奏家盧璐手中的敦煌奚琴，可以看作二胡的祖先，卻在造型外觀和演奏手感上有很大的不同，「黃色絃」更是頗有來頭。譚盾透露，自己曾赴奈良考察，當地師傅告訴他，村裏人往上數八代以前都是長安人，唐代時期祖先做的弦就是黃色的。「一是因為黃色的弦比白色的更結實，聲音好聽；二是因為黃絃在當時的長安代表了『上著的聲音』。所以我們這次選用的是古代長安造弦工藝製作而成的黃絃。」

音樂會中的鳳首箏篋，則是在一比一還原敦煌壁畫鳳首箏篋的基礎上加上了一排弦，更加符合、方便現代演奏。這是譚盾第一次將鳳首箏篋正式寫入自己的作品，據他透露，這件古

樂器是由深圳樂器廠的年輕一代工匠用3D打印技術等科學方法復原而來的。復原後的鳳首箏篋配上「飛天舞」，讓上海民族樂團箏篋演奏家劉宜邑忍不住感慨：「撥動琴弦時感覺自己就是那個演奏箏篋的飛天神女。」

在譚盾看來，中國人過年講究「辭舊迎新」，要看到父母穿上新衣服才會有一種喜悅感。國樂《敦煌·慈悲頌》將敦煌大樂隊的聲音和美學、藏經洞裏的一些手稿和主題都融入其中，對他來說也像是過年，要給敦煌古樂、給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穿上新的衣服」。

「如何在新年之際辭舊迎新，找到新時代的『智慧之光』？敦煌文化反映出的東方智慧給了我們很多啟發。能夠潛心為古老樂器創作出新的聲音，寫出年輕人未來勵志與期盼的人生態度，這是我創作《敦煌·慈悲頌》的初衷。」

時間往前回溯，譚盾第一次去敦煌



◆《敦煌·慈悲頌》 網上圖片

時，一進洞就是幾個小時，書上的筆記寫得密密麻麻。後來遇到被譽為「敦煌女兒」的樊錦詩，她說：「譚先生，你看這些壁畫，非得要到這裏才能看到。你可不可以把壁畫變成聲音呢？這樣大家在別的地方也可以聽到一條絲綢之路。」這個詩意的想法，打動了譚盾。多年後，《敦煌·慈悲頌》「誕生」於世，一段對話讓譚盾尤為感動：絲路是什麼？是看不見的路。這條看不見的路連着看得見的心。

◆文：中新社

## 周末好去處

### 蔡瀾揮春展2022

延續「蔡瀾揮春展2021」的喜慶與熱鬧，踏入2022年，天地再次榮幸邀得蔡瀾先生一同合作，展銷多款其親筆書寫的揮春、春聯墨寶。蔡生筆下生輝，作品內容既有正經傳統的，亦有幽默過癮的，定有一款合你心意！蔡生將於1月8日至9日，下午2至4時，駕臨灣仔天地門市，這兩天可以為各位書迷即席揮毫代客題名、星級題字，歡迎大家把握難得的機會，蒞臨參觀選購，齊齊開心過新年！

日期：即日起至1月23日 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地點：天地圖書內堂展覽廳